

術誤卷語

說小稽滑

# 街談巷語



著 廬 瞻 程

版 出 局 書 界 世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

街談巷語 (全一冊)

【每部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費)



分發行所

奉天 北平 天津 太原 濟南 重慶  
漢口 長沙 衡州 南昌 蕪湖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界書局

|   |   |   |   |    |     |    |
|---|---|---|---|----|-----|----|
| 著 | 者 | 吳 | 門 | 程  | 瞻   | 廬  |
| 印 | 刷 | 者 | 世 | 界  | 書   | 局  |
| 發 | 行 | 者 | 世 | 界  | 書   | 局  |
| 印 | 刷 | 所 | 世 | 界  | 書   | 局  |
| 總 | 發 | 行 | 所 | 世  | 界   | 書  |
|   |   |   |   | 上海 | 四馬路 | 中市 |
|   |   |   |   | 上海 | 大連  | 路  |

# 序

小說家何仇於社會。一爲寫照。楮墨中卽含有笑罵聲。是亦不可以已乎。曰。惡可已也。亦欲歌社會之功。而功無可歌。亦欲頌社會之德。而德無可頌。楮墨中僅有笑罵聲。而無歌頌聲。咎在社會。而不在楮墨也。夫功無可歌。德無可頌。而姑且歌之。頌之。是歌功頌德之等於笑且罵也。不惟等於笑且罵而已。抑又視笑且罵而尤酷焉。吾是以不敢強作歌功頌德之詞。而直以笑風罵雨實我文也。且夫楮墨中不含有笑罵聲。卽不成其爲小說。寧獨小說卽大說亦無不然。孔子聖人也。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語中有姍笑意焉。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語中有怒罵意焉。經籍中有笑罵聲。而況小說乎。吾提筆草是書。憑空結撰。等於子虛烏有。無隱之可索。無本事之足述。偶一揮灑。

卽纏纏數萬言而不能止。吾非實指其人而笑之。罵之。而社會複雜無奇。不有安知現社會中不有可笑可罵者。適符我書中虛構之人乎。是書都十二回。告一段落。以言笑罵。僅發其凡。現社會之可笑可罵者。豈區區數萬言所能盡。傾筐倒篋而盡出之。是不能不待於續集之成矣。

丙寅孟冬之月。瞻廬序於望雲居之南榮。

# 街談巷語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出風頭小姑娘吃苦 | 喝湯脚老夫子垂涎 | 一   |
| 第二回 | 趁航船邂逅老僧  | 回鄉里嘲弄酒鬼  | 一四  |
| 第三回 | 馬桶脚邊虛應故事 | 牛屎弄裏誤搶新人 | 二九  |
| 第四回 | 女學校高唱戒羞歌 | 小茶寮自賦催粧曲 | 四二  |
| 第五回 | 老虔婆肚皮捱餓  | 養媳婦屁股揩油  | 五七  |
| 第六回 | 提議案老板謀利益 | 挂燈謎小姐抱羞慚 | 七二  |
| 第七回 | 伶牙俐齒談菩薩  | 捱肩擦背軋神仙  | 八六  |
| 第八回 | 搨霉頭西席中讒言 | 聽壁脚東家發脾氣 | 九九  |
| 第九回 | 田蕭九前倨後恭  | 史伯通因禍得福  | 一一四 |
| 第十回 | 貴客臨門雪中送炭 | 鄉鄰贈物錦上添花 | 一二九 |

第十一回 酷相思阮囊羞澀 空歡喜世態炎涼……………一四五

第十二回 大請客動地驚天 小收場笑風罵雨……………一五九

# 街談巷語

## 第一回 出風頭小姑娘吃苦 喝湯脚老夫子垂涎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溪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樽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右調臨江仙。

龍爭虎鬪的中原。打得落花流水。旣不爲國。又不爲民。氣噓噓地爲着甚麼。來是非成敗轉眼成。空遠不如溪上對酌的白髮漁樵。酒落歡腸。只扯開着笑口。專把很有趣的談話。當做下酒之物。楊升庵先生的一首臨江仙。分明替這兩個鄉老兒寫照。兩個鄉老兒在那裏。便在區區的筆尖底下。但見那三寸毛錐子在一幅白紙上。念念有詞。喝聲道。變。便變出兩個鄉老兒來也。

……兩個鄉老兒。一般都是花甲以上的年紀。一個漁翁張三壽。是個雕花面孔。一個樵夫金老四。是個獨眼龍。在那小溪旁邊對坐飲酒。民國雖經了十五度春秋。他們的腦後兀自各各挽起着一個半黑半白的葛蕉。並不是紀念亡清。留着一條豚尾。報答聖朝。他們祇覺得留着這條辮子有許多方便。逢着頭戴草笠時。便把豚尾向上幾繞。這項草笠。便似船兒繫了纜。任憑甚麼大風。再也不會忒楞楞的吹去。他們飲酒的一張桌子。又方又正。又平又穩。但看民國十五年中。三翻四覆政局。兀自搖搖不定。怎及他們這張桌子。一百年也不會搖動。原來他們的酒肴。都放在一塊青石上面。酒是鄉間土酒。肴是一尾鯉魚。酒是金老四的。肴是張三壽的。三杯到肚。微有醉意。兩個人的面皮上都帶些綠沈沈的顏色……這句話錯了。吃醉了酒。面皮上該是紅噴噴的。怎麼綠沈沈起來。編書的說。不會錯。他們的面皮確是起了。

一種綠化綠得和成精的西瓜一般。只爲他們恰坐在一棵大樹底下。夕陽照在樹梢頭。把樹葉的綠光都映上了他們的面皮。不但面皮綠。沈沈便是杯子裏的酒也變做了竹葉青。張三壽道。老四。我們鄉下人永遠不會改變。從前怎麼樣。現在也是怎麼樣。不比城裏人希奇古怪。變換得真快。金老四側着一隻眼睛道。三壽哥。你那天上城去見些甚麼來。張三壽道。我已有十多年不上城。只爲我們老婆子上蘇州去進香。我才陪着他同去。小金鈴也跟着去。真個眼睛一霎老。雌雞變鴨。現在的蘇州不比從前的蘇州了。城門多添着兩個街上的橋梁。都變換了樣子。來來往往。頓添了許多車兒。但聽得噹噹噹的聲。音幾乎把我嚇個一跳。金老四道。噹噹噹的是甚麼。張三壽道。好像老和尚敲磬子。不知這個磬子藏在那裏。我在道旁呆立了多時。見每輛車子過時。總有這般的聲音。旣沒有老和尚。又沒有磬子。那裏來這噹

噹噹的聲音呢。後來可被我瞧破了。原來坐車子的略略把那脚尖扭動。便會發出噹噹噹的聲音。城裏人花樣真多。不知那裏學得來的戲法。脚指兒扭扭。扭扭。便會敲動噹噹噹的磬子。金老四乾了一杯酒。道這也奇怪。脚指兒扭扭。扭扭。便會敲動磬子。那麼手指兒抓抓。也會打起鑼鼓來了。張三壽喝了一口酒。道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城裏的好娘娘。竟和脚魚精一般模樣。只多着一個肥大的屁股。金老四詫異道。你休胡說。好好的。人怎麼變起脚魚來。張三壽道。我和你照了一杯酒。慢慢兒講給你聽。說時。端起着洋鐵酒鑊。子彼此倒滿了一杯酒。都喝乾了。又把鑊子裏的餘酒彼此倒了八分滿的。一杯放下。鑊子彼此夾了些鯉魚。放在嘴裏咀嚼。張三壽且說道。城裏好娘娘的衣服。短得不成了模樣。祇挂在腰眼裏。而且衣服的下幅都是圓形的。活像脚魚的裙邊。你想。好好地一個人穿了。鼈裙般的衣服。不是成了。

一個腳魚精。麼虧得下面還擡起着一個肥大的屁股。要不然我便真個當做妖精出現。嚇得跑了金老四。笑道三壽哥。嘴裏總沒有好話說。出沒怪人家都喚你一聲夜壺嘴。張三壽說到這裏。鯉魚肉嵌了牙縫。忙向地上拾了一根鯉魚骨。權做剔牙籤。剔了良久。才把牙縫裏的東西剔出。依舊吞落。下肚卻把骨頭丟棄了。笑着說道。這條鯉魚也算倒霉。用着他的骨頭挑剔他的肉吃。張三壽拍着大腿道。我們國度裏的大好老都和這條鯉魚相似。幾年來興兵動衆。祇是自己人殺自己人。真叫做用着自己的骨頭挑剔自己的肉吃。金老四搖頭道。快不要談甚麼大好老聽了。嘔氣還是談談城裏的笑話聽了也開心。張三壽想了想道。還有一樁可笑的事。城裏碰見一隊女學生。頭頸裏都套着一條圓繩。繩的一端繫着一段三四寸長的東西。又像。是鑰匙。又不像是鑰匙。走路時祇在肚皮下面擺動。我見了好生奇怪。悄悄。

的問。那旁邊的人說。那些大姑娘。肚皮下面。挂着的。敢是鑰匙麼。要是鑰匙。請問鎖兒在那裏呢。那人罵了我一聲瘟鄉下人。甚麼少見多怪。連一枝筆。都不識貨。我雖然捱罵。卻學得了一個乖。原來城裏姑娘的一枝筆。和鄉下先生不同……咦。說着。曹操。曹操。便到來的。不是王先生麼。金老四回頭看時。果見赤鼻子王先生。手執着酒瓶。脚拖着鞋皮。一步一綽拍的漸漸走將過來。那王先生約莫四旬年紀。穿一件舊竹布長衫。挂着吃酒招牌。和那胡獼王的商標。不問而知。他是個愛吃酒的教書先生。吃酒招牌在那裏。便是一個赤化的鼻頭。胡獼王的商標在那裏。但看他衣襟上挂的一個筆袋。和那袖子上的墨跡。硃痕。不是教書先生是甚麼。金老四招手道。王先生這裏來。當下挪一挪屁股。騰出半段石條。給王先生坐。張三壽道。王先生。你不要吃寡酒。這裏還有半條魚。助你下酒。王先生也不客氣。便取金老四的筷兒。

夾了一簇魚放在嘴裏咀嚼。又端起玻璃瓶就那瓶嘴上喝了一口酒。張三壽指着他衣襟上的筆袋笑道：「你這個筆袋挂在衣鈕上太不時髦了。」王先生道：「不挂在衣鈕上挂在那裏？」張三壽道：「取一條長繩子繫着筆袋套在頭頸上把筆袋蕩到肚皮底下蕩了蕩了的搖動。」那才時髦呢？王先生把手指夾着赤化的鼻頭道：「夜壺嘴裏又要放出臭氣來了。」金老四道：「王先生聽說你明天要回蘇州去可當真麼？」王先生道：「現在大家鬧着蠶忙了照例要放着一個月蠶忙學。」我的書館裏今夜是我住。明夜便不是我住了。須得打掃乾淨預備養蠶娘歇宿。唉！你們鄉下人花頭真多。在那蠶忙時自己家裏便不許鄰人來走動門上便須貼着一條紅簽寫着蠶忙知禮四個字。今天書館中男男女女執着紅簽託我寫這四個字的大約有四五十起。累我手臂都寫得痠了。說時向張三壽瞧了一眼道：「你們的小金鈴也到我書館裏來。」

託我寫紅簽。但是這丫頭很古怪。頭頸裏套着一條麻繩。繩上繫着三寸長的鐵釘。走路時這隻鐵釘蕩丁蕩丁的。在褲子襠外面搖動。這是甚麼頑意的兒呢。難道你們發明的新花樣。這便叫做時髦麼。張三壽笑道。這便是你們蘇州大姑娘的新花樣。小金鈴懂得甚麼。那天他跟我上蘇州。眼見城裏的大姑娘。都把一枝外國筆。蕩在褲子襠外面。他回來便要學樣。一時沒有外國筆。權把三寸長的鐵釘……話沒說完。早見他渾家張老婆子。氣急敗壞的趕上前來。道你好寫意。還在這裏吃酒。可知道小金鈴跌了。觔斗麼。張三壽喝乾了。杯子裏的酒。道小丫頭跌幾個觔斗。有甚麼打緊。值得這般大驚小怪。張老婆子道。虧你說這風涼話。快去。快去。鬼蠟燭放在那裏。我尋不着。你自去尋來。張三壽方才着急。道究竟跌破了甚麼。所在要用鬼蠟燭。做止血藥。張老婆子恨恨的說道。都是這小丫頭不好。學時髦。出風頭。三寸長的

鐵釘不是要的。虧得偏一些。搨在大腿上。淌了多少血。要不然真個要鬧出笑話來。了一壁說。一壁催着張三。壽便走。王先生嘴裏正含着一口酒。見這光景。忍俊不禁。一口酒都向對面噴去。噴得張三。壽滿頭滿臉。一張雕花面孔。成了翻轉來的酒浸石榴皮。張三。壽拭了拭面孔。不及理會。跟着婆子去。覓止血藥。不在話下。王先生道。老四。你坐舒服了。前客讓後客。三。壽走了。我去坐他的位子。說時。便遷到對面的石條上坐下。金老四道。一個人總要安分守己。切莫出風頭。小金鈴祇到了蘇州一遭。便學着城裏的時髦姑娘。來到鄉間出風頭。合該吃這一番苦頭。王先生道。歡喜出風頭。容易吃苦頭。這是一定的道理。提起小金鈴。我便想着一樁出風頭的笑話。城外有一個飯店。阿三他開着一片小飯店。本是個粗人。偏喜咬文嚼字。喬裝斯文。見了我。總是之乎者也。滿嘴亂嘈。一天他要招攬主顧。託我寫一紙字條。黏在店堂。

裏我寫「貴客來光顧本店大便宜」十個字。他嫌着粗俗，自己賣弄本領，添了一個者字，一個也字，誰料祇添得兩個虛字。這小飯店幾乎變做了大坑。金老四奇怪道：「這是什麼道理？」王先生道：「這一紙字條上寫着「貴客來光顧者本店大便宜也」，多了兩個字，不是招攬客人來吃飯，卻是招攬客人來拉屎。人家見了這張字條，不問情由，跑入店堂，鬆着褲兒，擲着臀兒，左一堆屎，右一堆屎，拉得滿地臭得薰天。飯店阿三怒道：「客人做什麼？這裏不是毛廁。」客人指着字條道：「怎說不是毛廁？你明明招攬我們來拉屎。」字條上說「貴客來光顧者」，這句不用解釋，當然是指着我們客人而言。字條上又說「本店大便宜也」，這兩句便是說在這店堂裏拉屎，再要相宜也沒有這「宜也」。兩個字文法很好，瞧不出你這屎坑老板倒是個斯文朋友。金老四大笑道：「原來斯文朋友都是屎坑老板，那麼你王先生也是個